

2013年01月08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GDP 增速:艰难的选择题

本报记者 张龙

以“稳增长”为标志的 2012 年已经过去,2013 年已经“兵临城下”。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 年经济工作要“紧紧围绕主题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这表明中央对今年经济增长抱有信心,只有经济增长无忧才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增长质量上。”

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的问题再次浮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认为,投资方面,未来不可能再像过去 30 年那样,依靠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来支撑经济增长;出口方面也面临着欧洲、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不景气以及世界整体经济的长期低迷,因此不可能再指望未来出口会有较高增长;消费方面,其实过去连续四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后,并不是逐年增加,而是逐年下降的,这也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也难以有效地提高。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宁在发布 2012 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提高,不必太过于悲观。

一样的背景

不一样的 GDP 增速预期

过去的 2012 年,尽管去年四季度以来宏观经济数据逐渐好转,但乐观者、悲观者皆有之,各方对于今年的 GDP 增速看法仍不相同。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低迷必将导致国际贸易、投资不振,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实现由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更多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转变尚需时日,因此 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张晓强预计,2013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 7.5% 左右。

相对于这样一个中性的预测,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的观点略显悲观。姚景源认为:“现在一些乐观的氛围太浓。人们认为过去 30 年 GDP 保持了平均 9.8% 增长,现在要求增长 7% 没有问题。但是,从人口红利、增长方式等方面看,未来八年,中国经济要想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实现年均 7% 增长率不容易。”

在姚景源做出这样的判断两天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第四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今年的经济增速肯定高于 8%。

卢中原认为,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效应正在体现,就业的容纳



CNS 供图

“

2013 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拐点,经历了一年的“7 时代”增长后,新一年的 GDP 增速能否“过 8”正受到万众瞩目。然而,2013 年的中国经济仍持续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内部结构调整的需要也越发迫切。面对双重挑战,确定新一年的 GDP 增速目标需多方考虑,速度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量在增加。去年第四季度 GDP 环比已经高于去年第三季度 0.2 个百分点。这些积极因素应该考虑到。

尹中卿也显得较为乐观:“我认为‘十二五’提出的 7.5% 目标是很实际的,而且如果未来能保持国民经济增长 7.5% 左右,也才能完成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 2020 年,也就是八年后我们的 GDP 要翻一番,国民收入要翻一番的目标。所以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对我们制定 2013 年的增长目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见,从这一点来看,2013 年的经济增长应该不会在 7.5% 以下。”

一些研究报告显然更为乐观,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经济蓝皮书指出,明年 GDP 增长率预计为 8.2%。

瘸腿的马车: 投资拉动仍是主力

尽管各方均认识到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性,但在消费和出口疲软的情况下,投资拉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仍然是不二“法宝”。

解读

CPI 重返 3 时代:企业成本之重

本报记者 李金玲

新年伊始,多家机构均已发布去年 12 月宏观数据预测报告,预计 12 月 CPI 涨幅延续同比上升势头,约为 2.5% 左右。《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多位专家,均预测,2013 全年 CPI 涨幅可能在 3% 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 年 1—11 月的 CPI 涨幅为 2.7%。由于物价调控是 2012 年的重头戏,所以 CPI 保持在 3% 以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 12 月 29 日表示,预计 2013 年 CPI 增长将达 3.5% 左右。

近几年,企业在土地、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制度交易等方面的成本已经大幅抬升,而 2013 年,CPI 重返 3 时代,企业经营成本将产生哪些新的变化?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企业经营成本 将大幅抬升

“这些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

感受到了 CPI 上涨带来的连锁反应。”在山东淄博,年近 50 岁的蔡厂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经营了多年的电热锅生产和销售,从原材料到人工成本,价格都在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日前表示,预计 2013 年经济增速将比 2012 年略有回升,达到 8% 左右。同时,物价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全年 CPI 达到 3% 左右。

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屈宏斌也预计,2013 年 CPI 翻倍因素不到 1%,考虑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物价的影响因素,全年 CPI 可能在 3% 左右。

“CPI 上涨,员工生活成本就会受影响,企业为了留住人才就得考虑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蔡厂长说,由于 2012 年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生存压力较大,年底追回来的欠款,除了部分用于今年新设备和新生产线的投入,还会在员工年终福利方面多一部分体现。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

鸣对记者表示,2013 年在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方面将持续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压力。

综合专家观点,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并存印证了当前企业的经营成本压力较大,同时,高企的成本使得部分产能已经不具备盈利能力需要被淘汰掉。

白朋鸣建议,企业应着力降低库存、加强经营管理、加大营销力度,是企业加快资金周转,应对高企经营成本的有效、可选方式。

降低流通企业 经营成本成重头戏

2013 年中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改革,改革释放市场需求,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范剑平认为,由于 2012 年经济企稳基础尚不牢固,2013 年经济将在巩固企稳的同时突出“求进”。从外部环境看,2013 年世界经济增长

情况与 2012 年相当。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依然要靠内需拉动。

白朋鸣分析认为,2013 年国内经济整体而言不会出现大幅下滑,这是为深化各项改革奠定宏观背景。但同时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社会各项成本不断上涨的问题仍然较严重地存在并且不会短期消失。因此,明年整体经济将维持相对平稳状态,但或将会出现部分产业或者地区经济上涨的情况。

白朋鸣认为,提振内需,促进消费,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中国当前及未来的重要经济目标。降低企业特别是流通企业的各项经营成本将是中国 2013 年的主要工作之一,降低各项税费的征收将给企业的经营成本带来一定的减压,但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将持续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压力。着力降低库存、加强经营管理、加大营销力度是企业加快资金周转,应对高企经营成本的有效、可选方式。

专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今年货币政策 重点仍在“稳物价”

本报记者 王敏

2012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宽财政、稳货币”的调控战略。该怎样解读这项战略?又该怎样应对美国的财政宽松政策?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宽财政、稳货币”与美国宽松形成“互补”

《中国企业报》:2012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宽财政、稳货币”的调控战略。应该怎样解读这项战略?

孙立坚:在对 2013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的研判下,2012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宽财政、稳货币”的调控战略。这一政策组合与今天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相比,正好形成了“互补”。

我个人理解,这是政府重新尊重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着力确保央行货币政策中“稳物价”的独立性,从而达到未来价格的变化能正确反映市场健康的供求关系。因此,我认为,2013 年中国的政策组合是提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牺牲效率去追求发展。否则,2013 年在发达国家不断超发货币的复杂环境中,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再次出现投资“错位”和“越位”的行为,将会加剧目前中国经济所存在的实体经济部门“钱荒”和虚拟经济部门“钱多”并存的现象。

《中国企业报》:如何理解“宽财政、稳货币”调控战略与发达国家政策的“互补”?

孙立坚:一方面,欧美国家创新驱动的新一轮增长方式,短时间还难以形成,他们着眼点还是放在摆脱失业、债务和资产负债状态的目标上,所以,现在投放的大量货币主要是用于支撑财政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增强资本市场价格修复所需要的流动性,根本不能保证大量资金是否能流进实体经济。

于是,在现有国际分工的格局下,投放出来的大量资金没有被政府所期待的实体经济部门吸收,反而大量流向稀缺资源市场,追求价格暴涨带来的财富效应。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资本非常觊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机会。理由有三:一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储蓄多,追求财富的动机旺盛,但危机时期投资渠道却偏少,所以,很容易形成集中投资,催生泡沫,这是外来投机资本获利的绝佳环境。二是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这也使得政府往往在短期会主动进行纠偏,这就很容易让投机资本顺势而为,渔翁得利,从而造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三是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的损失会引起政府的同情,通过救助来获取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海外游资套利的一个很大原因。

所以,如果中国还像以往那样,当放外汇占款时,就会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加大央票发行的力度等数量型对冲外汇占款的方法时,则会催生灰色高利贷市场的膨胀,无法起到原先抑制游资流入的目的。

“稳货币”需要强化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

《中国企业报》:中国提出了新一轮的城镇化,这对明年的货币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孙立坚:如果 2013 年启动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快,势必会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的膨胀,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恶化,这就会逼迫央行只能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还有,地方政府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采取大量举债的方式投资,一旦债务遏制了银行的流动性,那么,政府最终还是会大量投放货币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另外,政府降低企业税负,改善民生所增加的财政开支,如果无法通过社会资金的参与来实现,那么,很有可能还是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实现。于是,中国 M2/GD 比例将会不断扩大,这非但不能代表金融深化的程度,反而会造成新一轮的流动性泛滥。

而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无法提升对外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会造成国内通胀现象更为严重。这一点国际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状况和人民币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的泛滥并不一定就马上与国内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联系在一起,而是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增添巨大的麻烦。

《中国企业报》:如果这样,该怎么样做才能达到 2013 年想要实现的“稳货币”状态呢?

孙立坚:我个人理解,要达到 2013 年的“稳货币”状态,必须强化中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地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而不是过度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支撑城镇化的进程。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量提高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是正向互动的,反过来,如果金融服务能力不到位,城镇化建设等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支持,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不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因为资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资产泡沫严重等“宽货币”的不良后果,使得企业在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收益不断恶化,“钱荒”和“钱流”并存的问题也就更加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中国企业报》:除此之外,还应注意些什么?

孙立坚:值得注意的是,“宽财政”的做法,如果能聚焦在给企业减税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投资上,而资金的来源又来自于政府有效的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把虚拟经济“钱多”而造成的泛滥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钱荒”的部门上,那么,企业成本的下调和消费者休闲支出的增加,就会大大缓解中国经济因外需萎缩而不断下滑的风险。